

那时,都是二年级六一儿童节前参加少先队,戴红领巾,成为少先队员的。

我满心盼望着。我的同学也都在盼。那是一种很鲜艳的盼望,十分美好的天真。

白衬衫蓝裤子外祖母用米浆浆洗了,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抽屉里,它是戴红领巾时要穿的。那时候,还不是家家都用熨斗烫衣服,用米浆浆洗是另外一种讲究,很挺括。

七八岁的年纪,还没有学会拧发,只会满满地盼望塞进每一天里等候,可是盼望到快六一了,老师却告诉我,戴红领巾要等到明年的六一前。

我没有记住别的同学的神情,只记得自己的灰溜溜。不能戴红领巾,那么也就不能戴两条杠标志了。我知道我会当中队委员的,我怎么知道的呢,因为我是小组长,四个小组长当中队长,班长当中队长。不是老师说的,是同学自己在说,所以我很盼望两条杠。

“为什么别人都是二年级戴红领巾,我们要三年级?”

“为什么我的小孩要比别的小孩迟?这公平吗?”

那时候,是会有人这样问的,谁会这样问呢?大人不会问,小孩更不会问。

大家都多么服从啊,习惯服从,特别安定,人人都好老实。

我灰溜溜、无精打采地回到家里,对外祖母说,戴红领巾要等到明年了。外祖母看看我,问:“小孩子都是明年吗?”我说:“都是明年。”她说:“那就没事。”

她最珍惜荣誉,看重争气,知道小孩子都是明年戴,就放心了,继续做她的家务。

那个年月,大人们,是把戴红领巾这样的事看得

我朋友祖上是开中医诊所的,留下来不少专治疑难杂症的药方,有一次,因为写一个东西的需要,专门去挑拣合意的。一看,有点惊讶。药方里居然藏着你想不到的美妙,我第一次体会到了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。比如粪便,药方里是怎么描述的呢?老鼠粪便叫鼠脂,麻雀粪便叫白丁香,野猪粪便叫黑冰片;狗屎叫

屎,鸽子粪便叫左盘龙;蟑螂粪便叫油虫丹,黄牛粪便是百草丹,野兔粪便叫望月砂,即使是人屎,也有一个好听的名字,叫人中黄,人的尿碱,则是人中白。

想想也是的,如果药方里照实写什么动物什么动物的粪便,那病人还怎么吃得下去?而一写这些美化了的文字,一切显得模糊起来,病人相反会因此闻所未闻的药材而显得高兴高采烈。中药真的是瑰宝。

突然有了一个想法,如果把所有的动物粪便都煮成一锅的话,是不是成了一剂特殊的中药,它能治什么病呢?或许,它能百病全治吧。

这不是胡话,这是一个梦想,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试验过。

花开得最美妙的时候,你很难看到,只有虔诚的人,才可以在夜深人静的时刻看到,而那时候,人往往都在做自己的美梦。

看到一则趣闻,讲有一种花的汁水可以帮人治病,如果你平时对它好,它释放的功用就是有益的,如果对它不好,它会释放有毒物质。人自诩是地球上最聪明的,但你能破译花的秘密吗?

比考取一所什么学校更重要的。大人和小孩的脑子都没有被考试和“重点”塞满。小孩子小学毕业了,考取技校,甚至考取半工半读,以后当个工人,拿得一份工资,很多大人也都笑容满面、心满意足。考不取大学更不是灭顶之灾。下乡,到边疆去,也都被光荣地敲锣打鼓……

尤其是外祖母,对我的希望,几乎就是争气!中午,她下了一碗面给我吃,煎了两个荷包蛋,她总是喜欢我高兴,我呼啦啦全部吃完。小孩子都是明年戴,那就没事!

六一儿童节那天,我穿了白衬衫蓝裤子,上午看儿童电影《红孩子》,下午到公园去玩。

公园里有很多红领巾,还有戴着三条杠、两条杠、一条杠标志的。插在草地上的队旗,那是在举行少先队活动。那时草地上的少先队活动,总会坐成很大的一圈,一个人跑啊跑啊,把手帕悄悄地丢在你的身后。你捡起了,跑啊跑啊,悄悄丢在别人的身后。异常单纯和简单的快乐,笑声、喊声简直就是鲜花在盛开。

我光着脖子四处溜达,也没觉得傻。和别人一样大,没有戴红领巾,是会觉得像个大个的。妈妈给了我五毛钱,那是很多的,我买水果糖,吃雪糕,玩得一点儿也不灰溜溜了。

还要等一年。等过夏天、秋天、冬天、春天。后来就等到了。三年级的5月31日,戴红领巾。而且还当了中队委员,两条杠。

那一天的仪式是在教室里举行。我站得笔直,同学们也都整整齐齐,连平时排队总喜欢摇来晃去的“小

油条,粤人叫油炸鬼,却非其专用词,绍兴知堂老人的打油诗中,亦曾提过,诗云:“买得一条油炸鬼,惜无白粥下微盐。”可见不分地域,早已通用。传说油炸鬼一词,来源跟秦桧有关。秦桧残害忠良岳飞,世人恨之入骨,遂以两根纠缠一起的油条,象征那对狼心狗肺的夫妇世代代受油锅之刑。传说街知巷闻,从无凭实据来证明,约定俗成,只好由之。香港人喜欢油炸鬼,又称“炸面”,昔日到大排档用早饭,一声炸面打仔上,白粥一碗来,即可果腹,欢迎程度远超咖啡、奶茶、多士等欧式早餐。

说起吃油条,上海人远比广东人考究,以我老爸为例,早上泡饭一碗,油条切段,伴以油条果肉、腐乳、大头菜、酱瓜,中上人家还有五香牛肉切片,烤籽鱼,红烧竹笋等等,稀里呼噜吃得大为尽兴。至于广东人,吃油炸鬼稍微简单、豪放,掰开一段,塞进嘴咀嚼,油沾嘴边,伸舌舔之,颇具南蛮子之风。油炸鬼外,离不开猪肠粉,不若如今花样多,仅得斋肠和虾米肠两款。今日富起来,猪肠

粉大翻新,包鲜虾、叉烧、牛肉,甚至有带子、鲍片,再无昔日之朴实。

每逢出差,无论是在飞机还是高铁上,都能看到默默工作的身影,在飞机上画图或是在高铁上回复邮件,都早已成为了他生活中的常态。

从上海虹桥站到公司的安徽铜陵工厂

贝克博士的上海梦

走走

需要在高铁上花上三小时又四十分钟,由于高铁上的座位对于贝克博士的体型来说较为狭窄,所以他在位置上的能动空间很狭小,即使这样,他也从未提过让助理为他安排一等座座位的要求,每一次去工厂视察,助理都照常为贝克博士预订高铁二等座座位。外人看来,作为公司的CEO,申请高铁一等座出行终究是合乎情理的,但在贝克博士心里,他始终明白,公司财务运行消费的每一分钱都来自于投资方,投资人投入的资金承载着对公司的厚望,他不想令投资人失望,所以他希望能把更多的资金放在公司的设备建设和研发工作上,一些不需要过度注

重的方面则能省则省。他仍然保持着心中的信念,努力让公司的研发工作尽可能地达到一个更理想的状态。

2015年,贝克博士初到上海,上海临港新片区还是上海比较偏僻的地区,有的时候同事们说需要去市区办事,贝克博士就会开玩笑说你要去大上海了。经过了往后几年的发展,如今的临港新片区已不再是几年前那个偏僻又无人问津的地区了。这惊人的发展速度离不开中国人一直以来的辛勤劳作,更离不开中国政府的政策支持。

胸中日常常新美,心中自有彩云归。比起最初的艰辛,如今,贝克博士在氮化镓研发领域已经拥有了质的飞跃。当带着梦想越走越远时,他也仍然记得来时的路,正因为贝克博士心中有梦、脚踏实地,才造就了他今天在行业内的不同凡响,终成中国新型半导体材料研发界的“大国工匠”。

芯片战争,看不见的硝烟弹雨,却想起了一碗面。请看明日本栏。

责编:吴南瑶

奋斗在滴水湖畔

奋斗在滴水湖畔

奋斗在滴水湖畔

红领巾

梅子涵

豹子”也一动不动。

那一刻,我们都是懂得神圣的,懂得庄严。这完全不是我现在对它的描述,而是真的!八九岁的年纪并不是只有天真和懵懂,毫无重量。他们照样会觉得崇高,会在庄严的仪式中呼吸得有些颤栗。我们这一代小孩,最熟悉红色,从小飘扬在它的飘扬里。

中队辅导员就是我们的班主任,也教我们语文。他带领我们宣誓,他也特别庄严。

他后来作出过一个规定,谁用粉笔在黑板上乱写字,就惩罚,队干部要降职。我忘记了规定,下课时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字,那几个字是:你是个傻瓜!被降为小队长。过了两个星期,表现好,重新恢复中队委员。那是我一生的教训!

我是中队学习委员。我是一个手臂上只佩戴过两条杠的人。从来没有想过三条杠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想过。很安心两条杠。我后来在很多事情上都是两条杠,不刻意追求三条杠,而且欣然

油条,粤人叫油炸鬼,却非其专用词,绍兴知堂老人的打油诗中,亦曾提过,诗云:“买得一条油炸鬼,惜无白粥下微盐。”可见不分地域,早已通用。传说油炸鬼一词,来源跟秦桧有关。秦桧残害忠良岳飞,世人恨之入骨,遂以两根纠缠一起的油条,象征那对狼心狗肺的夫妇世代代受油锅之刑。传说街知巷闻,从无凭实据来证明,约定俗成,只好由之。香港人喜欢油炸鬼,又称“炸面”,昔日到大排档用早饭,一声炸面打仔上,白粥一碗来,即可果腹,欢迎程度远超咖啡、奶茶、多士等欧式早餐。

说起吃油条,上海人远比广东人考究,以我老爸为例,早上泡饭一碗,油条切段,伴以油条果肉、腐乳、大头菜、酱瓜,中上人家还有五香牛肉切片,烤籽鱼,红烧竹笋等等,稀里呼噜吃得大为尽兴。至于广东人,吃油炸鬼稍微简单、豪放,掰开一段,塞进嘴咀嚼,油沾嘴边,伸舌舔之,颇具南蛮子之风。油炸鬼外,离不开猪肠粉,不若如今花样多,仅得斋肠和虾米肠两款。今日富起来,猪肠

粉大翻新,包鲜虾、叉烧、牛肉,甚至有带子、鲍片,再无昔日之朴实。

每逢出差,无论是在飞机还是高铁上,都能看到默默工作的身影,在飞机上画图或是在高铁上回复邮件,都早已成为了他生活中的常态。

从上海虹桥站到公司的安徽铜陵工厂

贝克博士的上海梦

走走

需要在高铁上花上三小时又四十分钟,由于高铁上的座位对于贝克博士的体型来说较为狭窄,所以他在位置上的能动空间很狭小,即使这样,他也从未提过让助理为他安排一等座座位的要求,每一次去工厂视察,助理都照常为贝克博士预订高铁二等座座位。外人看来,作为公司的CEO,申请高铁一等座出行终究是合乎情理的,但在贝克博士心里,他始终明白,公司财务运行消费的每一分钱都来自于投资方,投资人投入的资金承载着对公司的厚望,他不想令投资人失望,所以他希望能把更多的资金放在公司的设备建设和研发工作上,一些不需要过度注

重的方面则能省则省。他仍然保持着心中的信念,努力让公司的研发工作尽可能地达到一个更理想的状态。

2015年,贝克博士初到上海,上海临港新片区还是上海比较偏僻的地区,有的时候同事们说需要去市区办事,贝克博士就会开玩笑说你要去大上海了。经过了往后几年的发展,如今的临港新片区已不再是几年前那个偏僻又无人问津的地区了。这惊人的发展速度离不开中国人一直以来的辛勤劳作,更离不开中国政府的政策支持。

胸中日常常新美,心中自有彩云归。比起最初的艰辛,如今,贝克博士在氮化镓研发领域已经拥有了质的飞跃。当带着梦想越走越远时,他也仍然记得来时的路,正因为贝克博士心中有梦、脚踏实地,才造就了他今天在行业内的不同凡响,终成中国新型半导体材料研发界的“大国工匠”。

芯片战争,看不见的硝烟弹雨,却想起了一碗面。请看明日本栏。

责编:吴南瑶

奋斗在滴水湖畔

奋斗在滴水湖畔

奋斗在滴水湖畔

奋斗在滴水湖畔

奋斗在滴水湖畔

得很。女儿上小学时,是大队长,三条杠,主持升旗仪式。学校就在家的旁边,站在阳台上可以听见她的声音。她的声音细细嫩嫩,我被它升上了天空,非常骄傲。

但是这个小孩,从来不喜欢吃荷包蛋下面,喜欢吃红烧大排骨,而且一吃就是两块。

你们难道没有想起问:“你们学校比你们低一级的小孩是几年级入队戴红领巾的?”

是二年级,和我们同时。他们又恢复到二年级戴红领巾中了。

我们同时戴上红领

粉大翻新,包鲜虾、叉烧、牛肉,甚至有带子、鲍片,再无昔日之朴实。

每逢出差,无论是在飞机还是高铁上,都能看到默默工作的身影,在飞机上画图或是在高铁上回复邮件,都早已成为了他生活中的常态。

从上海虹桥站到公司的安徽铜陵工厂

贝克博士的上海梦

走走

需要在高铁上花上三小时又四十分钟,由于高铁上的座位对于贝克博士的体型来说较为狭窄,所以他在位置上的能动空间很狭小,即使这样,他也从未提过让助理为他安排一等座座位的要求,每一次去工厂视察,助理都照常为贝克博士预订高铁二等座座位。外人看来,作为公司的CEO,申请高铁一等座出行终究是合乎情理的,但在贝克博士心里,他始终明白,公司财务运行消费的每一分钱都来自于投资方,投资人投入的资金承载着对公司的厚望,他不想令投资人失望,所以他希望能把更多的资金放在公司的设备建设和研发工作上,一些不需要过度注

重的方面则能省则省。他仍然保持着心中的信念,努力让公司的研发工作尽可能地达到一个更理想的状态。

2015年,贝克博士初到上海,上海临港新片区还是上海比较偏僻的地区,有的时候同事们说需要去市区办事,贝克博士就会开玩笑说你要去大上海了。经过了往后几年的发展,如今的临港新片区已不再是几年前那个偏僻又无人问津的地区了。这惊人的发展速度离不开中国人一直以来的辛勤劳作,更离不开中国政府的政策支持。

胸中日常常新美,心中自有彩云归。比起最初的艰辛,如今,贝克博士在氮化镓研发领域已经拥有了质的飞跃。当带着梦想越走越远时,他也仍然记得来时的路,正因为贝克博士心中有梦、脚踏实地,才造就了他今天在行业内的不同凡响,终成中国新型半导体材料研发界的“大国工匠”。

芯片战争,看不见的硝烟弹雨,却想起了一碗面。请看明日本栏。

责编:吴南瑶

奋斗在滴水湖畔

奋斗在滴水湖畔

奋斗在滴水湖畔

奋斗在滴水湖畔

奋斗在滴水湖畔

奋斗在滴水湖畔

奋斗在滴水湖畔

中,在各自的教室举行入队仪式。

我们比他们大,个子比他们高,却和他们一起入队。

那天下午,我在家门口拉手风琴,住在对面房子里的祖康也在家门口拉手风琴,拉的都是《我们的田野》。我们拉着迎面走去,相互靠拢,一个二年级,一个三年级,那不是我俩的第一次合奏,但是我俩戴着红领巾的第一次合奏,我是两条杠,他是三条杠,可我肯定一点儿也不傻!

我们从来没有真的傻过,因为我们“一会儿在草原,一会儿又向森林飞去”……

粉大翻新,包鲜虾、叉烧、牛肉,甚至有带子、鲍片,再无昔日之朴实。

每逢出差,无论是在飞机还是高铁上,都能看到默默工作的身影,在飞机上画图或是在高铁上回复邮件,都早已成为了他生活中的常态。

从上海虹桥站到公司的安徽铜陵工厂

贝克博士的上海梦

走走

需要在高铁上花上三小时又四十分钟,由于高铁上的座位对于贝克博士的体型来说较为狭窄,所以他在位置上的能动空间很狭小,即使这样,他也从未提过让助理为他安排一等座座位的要求,每一次去工厂视察,助理都照常为贝克博士预订高铁二等座座位。外人看来,作为公司的CEO,申请高铁一等座出行终究是合乎情理的,但在贝克博士心里,他始终明白,公司财务运行消费的每一分钱都来自于投资方,投资人投入的资金承载着对公司的厚望,他不想令投资人失望,所以他希望能把更多的资金放在公司的设备建设和研发工作上,一些不需要过度注

重的方面则能省则省。他仍然保持着心中的信念,努力让公司的研发工作尽可能地达到一个更理想的状态。

2015年,贝克博士初到上海,上海临港新片区还是上海比较偏僻的地区,有的时候同事们说需要去市区办事,贝克博士就会开玩笑说你要去大上海了。经过了往后几年的发展,如今的临港新片区已不再是几年前那个偏僻又无人问津的地区了。这惊人的发展速度离不开中国人一直以来的辛勤劳作,更离不开中国政府的政策支持。

胸中日常常新美,心中自有彩云归。比起最初的艰辛,如今,贝克博士在氮化镓研发领域已经拥有了质的飞跃。当带着梦想越走越远时,他也仍然记得来时的路,正因为贝克博士心中有梦、脚踏实地,才造就了他今天在行业内的不同凡响,终成中国新型半导体材料研发界的“大国工匠”。

芯片战争,看不见的硝烟弹雨,却想起了一碗面。请看明日本栏。

责编:吴南瑶

奋斗在滴水湖畔

奋斗在滴水湖畔

奋斗在滴水湖畔

奋斗在滴水湖畔

奋斗在滴水湖畔

奋斗在滴水湖畔

奋斗在滴水湖畔

奋斗在滴水湖畔

邻居老陈退休后最大的心愿就是想趁跑得动的时候,遍游祖国大好河山,犒劳自己大半辈子的辛苦。然而美好的计划刚启动,老陈却被病拖了后腿。

老陈头晕去了医院,医生量了血压问他,你高血压不知道吗?老陈说,怪了,我从来没有高血压的。医生说这有什么怪,你这把年纪有高血压很正常,医生又查了他的颈椎,颈椎也有点问题。医生说,吃药吧,老陈就开始规规矩矩吃药。

吃了一段时间的药,老陈的头还是晕,一次经过一家药房量了血压,量出来血压却偏低了。老陈又到了这家二甲医院,医生说你这情况最好住进来给你彻底查一查,这几天也正正好有床位。老陈就在这家医院病床上躺了两周。验血、B超、CT、磁共振等轮番查过来,也没有查出什么器质性的病。出院时,老陈拎了两大袋药,一袋西药,一袋中药。

按照规矩,老陈开始了中西药“双管齐下”。但是服了一段时间,老陈的头晕仍没有解决。老陈苦恼死了,听从了一位熟人的建议,到一家中医医院挂了一位专家的特需门诊。

吃了几周药后,老陈还时有头晕,专家对老陈说,病去如抽丝,你要耐心点。老陈就耐心地又吃了几个月药,还时常头晕。老陈开始怀疑医院里代煎的药不到位,于是老陈买了一只有品质的煎药锅,开始了每日一煎的功课。哪知道自己煎的药吃了大半年头晕还时常发作,老陈就对专家的医术产生了怀疑。

老陈想,人总不能吊死在一棵树上,随即掉头找到另外一家三甲医院。到了这家医院还是挂专家号,老陈乖乖服从三甲医院的规则,又进行了一番上下里外的各种检查,检查下来还是没有发现什么大病病,医生建议继续吃点中药调理调理吧。老陈就在这家医院配了中药,又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的专家门诊治疗。谁知又是半年下来,头

晕仍在和他作对。老陈开始反思,觉得自己也许走了弯路,应该坚持在原先那家中医院治疗,通过不断地调整方子,说不定就好了呢?

痛定思痛,老陈又重新回到中医院专家那里。那位专家知道他换过医院,也没什么怪他,只对他说了,每个中医开方都有自己的思路,调整也有一个过程。于是老陈又在此地开方吃药了。然而又是一年多过去了,头晕一会儿来一会儿去,仍与老陈缠绵,没有断开的意。医生也奇怪了。专家对愁眉苦脸的老陈说,你看起来有点忧郁啊,如果是抑郁症还是要专门治疗的。老陈一听,对呀,老婆也说他,一天到晚喊头晕又查不出什么要紧的病,是不是得了抑郁症?老陈就给自己定了时间,再吃一个月药不见好,就去精神科。

过了两周,老陈继续来就诊,可是这天,这位专家临时有事没来。老陈就挂个普通门诊想把上次的方子抄一遍算了。

接待他的是位年轻医生,老陈照例又诉说了他的头晕。年轻医生想了想说,你有没有耳石症啊?什么耳石症?老陈从来没听说过。小医生给他解释了一下,让他到五官科医院去查一查。

老陈到了五官科医院一查,果然是这个鬼!对症治疗了一番,困扰老陈几年的头晕终于逃离了。

病终于好了

徐慧芬

记忆中的童年时光(纸上丙烯)唐云辉

记忆中的童年时光(纸上丙烯)唐云辉

记忆中的童年时光(纸上丙烯)唐云辉

记忆中的童年时光(纸上丙烯)唐云辉

记忆中的童年时光(纸上丙烯)唐云辉

记忆中的童年时光(纸上丙烯)唐云辉

记忆中的童年时光(纸上丙烯)唐云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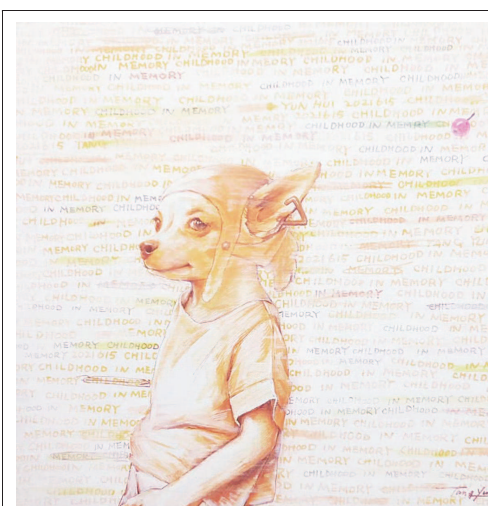
记忆中的童年时光(纸上丙烯)唐云辉

记忆中的童年时光(纸上丙烯)唐云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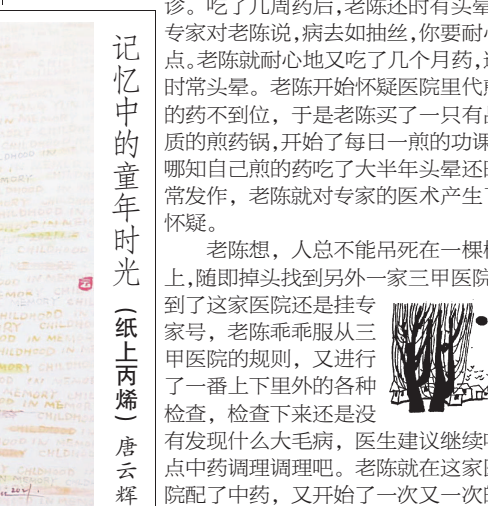
记忆中的童年时光(纸上丙烯)唐云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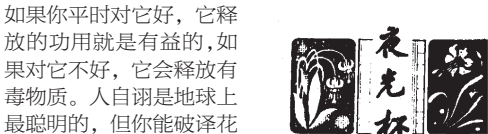
子涵夜话



记忆中的童年时光(纸上丙烯)唐云辉



记忆中的童年时光(纸上丙烯)唐云辉



夜光杯